

邵有学——著

中国 翻译思想史

新 论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 翻译思想史 新论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邵有学——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翻译思想史新论/邵有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203-1962-1

I. ①中… II. ①邵… III. ①翻译—语言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964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邵有学教授发来了《中国翻译思想史新论》书稿，邀请我为之作序。虽然已是隆冬时节，但我内心仍有一股温热的感觉，像是旧友重逢一样，感到高兴。我没有回电推托，姑且从命援笔而勉为之。因为，我是正在首都机场即将登机前，才看到邵老师发来短信的。电文很短，只是写道：“三审的修改稿，已发到您邮箱里了。”

熟悉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我的电脑一直放在办公室桌台上，家里没有安装电脑，当然此刻没法立即回去看到《中国翻译思想史新论》的全文了。先是感到有点遗憾，随后我的眼前又很快浮现出我同有学几次见面时的情景来。第一次见到他是十年前的一个夏天中午，他跟随自己清华大学的导师，来到了我们在三里河的办公室，赵教授和张编辑等身边同事一起接待了他。当时，他似乎有点腼腆，总是含着微笑，很少主动说话。第二次是2010年国庆期间，我们在天津财经大学第六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上见面。第三次，是同年冬天，在杭州一家宾馆的晚上。这是他忙完整天的教学任务之后，特意到宾馆来看望我们。陪伴他同来的还有他年轻朴实的夫人。他的话匣子打开后，除谈“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畔故事之外，还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在教学与科研上的重点、疑点与难点。我还清



楚记得他在谈到自己科研选题时的发光眼神与坚定语气，总之是在想一定要把科研工作做好。第四次我们在2014年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2014年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上匆匆见面。所以，我把这次将要看到的新书稿，当作我们第五次见面的好机会，心想又会留下亲切而深刻的印象。

邵有学教授新著《中国翻译思想史新论》（以下简称《思想史新论》）是他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及参与教育部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新书尚未出版，就已引起了解他的业内同行的热情关注。所以，我这次出差一回京后，就抓紧时间来阅读书稿，并拟借此机会，对该书作一点扼要的介绍。

《思想史新论》全书近25万字，从界定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史与翻译思想史等主要概念入手，框定了中国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追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和翻译思想史的沿革，概括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脉络，阐释其基本发展阶段及整体逻辑框架。我是断断续续花了几个周日才读完的。每次感到视力疲劳，关上电脑，伏案休息一阵时，总是感到全书很有理论性、学术性和可读性。

作者认为：以“翻译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翻译思想史不是个人学说和理论的集合，而是具有连续性的翻译思想的演化过程，这不仅包括对翻译史及翻译理论史上核心议题的反思，也涵盖社会思潮和时代背景下的翻译行为和事件及背后更深层的理念、集体精神、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由此，作者进一步推论：当前学术界以“翻译思想”或“翻译思想史”为题的论文、著述，大多将

翻译思想理解为翻译理论，以不连续的方式列举一些重要的译者或译论，给翻译思想史留下了大段的空白和间隔；而翻译思想史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它不是零星的翻译理论按照时间顺序的排列和集合，而应该是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重构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完整脉络和历程。

再具体一点说，《思想史新论》分为“引论”、“专论”和“余论”三大部分。在“引论”的第一章至第三章中，作者通过概念辨析来梳理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追溯翻译、翻译思想和翻译思想史的源流，从而为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奠定学科基础。在“翻译思想”研究的起源与发展（第一章）、翻译思想史研究源流考（第二章）和论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撰写方法（第三章）中，作者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典籍和许多名人、学者的著述内容或某些学术观点的概念，进行了主观的推断并虚心表示愿与其“商榷”的学术意见。

《思想史新论》的“专论”部分，包括第四至第九章，分别具体探讨了中国翻译起源于巫觋、早期佛经翻译中的神异现象、古代佛经翻译思想、晚清过渡时期译才的翻译思想、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林纾“不忠”翻译、诗歌翻译思想与中国诗学的嬗变，从而在微观层面考察真实历史事件中翻译思想脉络。

最后，“余论”中的第十章，是谈中国翻译史上的“李约瑟之谜”，在宏观层面考察历史上翻译在各朝各代的工具性地位，探索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形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和缺少相关的作品、学说。作者的文字里，饱含真情，有史、有论、有说，或者有时以史代论，或者有时以“假说”“推论”示人，积极发表一家之言，当然会受



到大家的尊重与关注。

无须赘言,《思想史新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作者首次界定了“广义翻译”“翻译思想”“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史”与“翻译思想史”等核心概念。全书从界定研究对象入手,注重翻译行为和事件,而非仅仅是翻译名家个人,把传统的“人物榜”式的翻译思想史拓展为连续的、“以事件为线索”的翻译思想的谱系。同时,借鉴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和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来重构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时,又深入发掘翻译事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其翻译思想的发展历程,阐释翻译活动在文化主体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和拓展翻译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作者深入史料研究,从史料中论证翻译同文学、历史、戏剧、音乐、医学等一样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巫覡。邵教授研究认为:上古时期,人与天地神灵沟通的方式就是最初的翻译。这对我们再一次认识翻译,又提出了新的见地。在书中有学老师有颇多创新,如对早期佛经翻译,首次从普遍的神异现象为切入口,阐释佛经翻译的最初几种形式和影响;首次用现代科学理论阐释唐玄奘“秘密故不翻”;首次推测已遗失的隋朝明则撰写的《翻经仪式》内容等。

翻译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年来学术界已有多次热烈的讨论。何为翻译,翻译为何,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思想史新论》中论及的“中国翻译”是丰富而多方面的,是促使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对于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先阅览全书,以便更全面了解作者的论述,一起参与作者的互动,进一步来发展和完善中国翻译思想史的研究。

笔者认为,作者的科研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邵有学老师

在积极申请并获得这个项目研究之后，就对自己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更加认真负责。他后来到国外访学期间，又博览群书。回国即向出版社递交书稿后，三易其稿，谦逊地听取同行学者和出版社的宝贵意见。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不是墨守成规进行封闭式的个人研究，而是敞开心怀，抱着开放的心态投入这项有意义的课题研究工作。作者的选题新颖，全书理论性强，具有鲜明的创新思维和学术意义，笔者在此向邵有学教授表示衷心祝贺。

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慧眼识珠的支持出版该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是为序！

李亚舒于中国科学院

2017年12月13日

目 录

引 论

第一章 “翻译思想”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3
第一节 “翻译思想”形成的沿革	3
第二节 主要概念辨析与界定	15
第三节 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之辩	24
小 结	29
第二章 翻译思想史研究源流考	31
引 言	31
第一节 中国思想史研究	35
第二节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	45
第三节 中国翻译史研究	49
第四节 翻译思想史研究的兴起	58
小 结	66



第三章 论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撰写方法	68
第一节 缘起	68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	70
第三节 社会层面的翻译思想：晚清的“格义”与文化自尊	73
第四节 翻译思想史的撰写方法	76
小 结	80

专 论

第四章 中国翻译起源于巫覡：与神灵沟通	83
引 言	83
第一节 “翻译”的广义定义与重新界定	87
第二节 国内外巫覡研究简介	90
第三节 葛氏有关古代人类思想的三个条件和三个说明	95
第四节 巫覡与天地神灵的沟通	97
小 结	111
第五章 早期佛经翻译中的神异现象	113
第一节 缘起	113
第二节 佛经中的神异现象归类：五眼	115
第三节 神异现象与早期佛经翻译	120
第四节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他心通和通灵	124
小 结	137

第六章 古代佛经翻译思想	139
第一节 从《句法经序》说起	140
第二节 译经者：忠实的佛法践行者	157
第三节 佛教讲经、诵经仪式和翻经仪式	162
第四节 唐玄奘的“五不翻”	172
第七章 晚清过渡时代译才的翻译思想	199
第一节 过渡时代译才产生的历史背景	200
第二节 过渡时代译才的翻译方式：“西译中述”	204
第三节 过渡时代译才的翻译选材	209
第四节 过渡时代译才的翻译理念	216
第八章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林纾“不忠”翻译	234
第一节 林纾的翻译主张	235
第二节 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	236
第三节 多元系统角度下的林纾翻译	238
小 结	256
第九章 诗歌翻译思想与中国诗学的嬗变	
——以现代浙籍诗人诗歌翻译为例	258
引 言	258



第一节 早期对传统诗学的颠覆：欧化文法、无韵诗 和象征的新诗学	259
第二节 20 世纪 20 年代新诗格律的探索：中西诗学 之间的穿梭与新古典倾向	261
第三节 中国新诗现代性的三十年流变：新诗学的 自觉建构	264
第四节 抗战时期和 40 年代以降：新诗学的融汇与趋同	267
小 结	269

余 论

第十章 中国翻译史上的“李约瑟之谜”	275
引 言	275
第一节 翻译史上的双线传统	277
第二节 积极翻译	280
第三节 消极翻译	284
小 结	288
参考文献	290
后 记	316



引 论



第一章

“翻译思想”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翻译思想”形成的沿革

一 研究源起于日本

1997年7月9日,孙歌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介绍《翻译的思想》^①一书。《翻译的思想》是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近代思想大系”中的一种,由加藤周一、丸山真男编辑、校注,而丸山真男是日本当代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史学者。孙歌觉得翻译与思想搭上线,与当今的中国学术习惯有些出入;翻译的思想,暗示了某种不为人知名义。在《翻译的思想》后半部分,收入了当代日本思想史

* 本章核心内容发表在《中国外语》2018年第2期。

① [日] 加藤周一、丸山真男:《翻訳の思想》,岩波书店1991年版。



研究者的题解，而加藤周一写的总括性的“解说”——《明治时期的翻译》，则触及了三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要翻译？翻译什么？如何翻译？这三个问题并不起源于明治维新之后，而必须追溯到之前的江户时代。在那时，日本还不是个门户开放的近代国家，但是这三个问题不但业已存在，而且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问题。^① 孙歌接着阐述如下：

把翻译与思想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翻译成为思想问题的，是江户时代的著名儒家荻生徂徕（1666—1728）。在日本历史上把翻译问题从简单的工具层面提高为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型层面来认识的，当首推荻生徂徕。

与我们现代人不同，荻生徂徕生活的那个时代里首当其冲的并不是民族国家问题，所以在他考虑翻译时，他的思想并非仅仅在这个框架兜圈子，因而更加具有弹性；再加上徂徕推崇“古学”，以极其厚古薄今的态度对抗当时日本的朱子学。因此，当他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的先王之道的时候，他便面临着极其复杂的问题：第一是他作为日本人来阅读中国的三代圣贤，第二是他作为近世日本人来阅读中国的三代圣贤，同时，他又明确地以阅读中国的古代圣贤作为攻击日本朱子学的武器，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上下文中，荻生徂徕的翻译论获得了重要的位置——它不能不成为思想的载体。^②

荻生徂徕攻击他的论敌“读不懂”古文并且瓦解了训读。他认

① 孙歌：《翻译的思想》，《中华读书报》1997年7月9日。

② 同上。

为训读造成了一种非中非日的翻译，应将中文译为当时的日语口语，使日本人真正贴近中国的原典。为抵制训读的“读”，他发明了一种不出声的“看”（揣摩）古汉语典籍的阅读法，既非日译又非训读，而是一种独特的“看书法”，以此消解阅读发出日语读音带来的汉籍日化的幻觉，以确保阅读的准确性。这种个人悟性在徂徕的学说中也被提高到了思想的高度。他因此终于能全身心融入古文之中，与古人朝夕相处。他倡导的双向流运过程的翻译论，凭“看”跨越异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可译的障碍，相接圣人之道。^①

孙歌以为在日本的风土上产生出的这种双向的翻译思想，的确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之后也一脉相传。在《翻译的思想》中，孙歌就感觉到了这种与徂徕翻译思想的根本联系。比如，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始者、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1847—1889）“反翻译主义”的理论主张同徂徕跨越翻译的障碍与圣人之道相接并影响其后日本的教育思想。徂徕废除训读式的骑墙现象而建立真正的日语翻译的思想，在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中，一直是一个主流的思潮。这两个方面的共存，促成了翻译在日本的文化内涵里复杂化。日本战败之后，日语的可能性问题、翻译的功能问题，依旧是日本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②

孙歌认为：在我们中文的语境里，也有过一个翻译是外来思想的有效传达手段的翻译全盛时代，并对中国的思想界有重要的影响。何以康有为、梁启超力主由日文转译西文而并不在意日文的“过滤”？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界何以大量反过来“进口”日本人

① 孙歌：《翻译的思想》，《中华读书报》1997年7月9日。

② 同上。